

1850年之前五十年间，输入西方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

张东荪

传

左玉河 著

Biography of Zhang Dongsun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东荪传 / 左玉河著.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051-1758-7

I. 张… II. 左… III. 张东荪 (1887 ~ 1972) 传记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2514 号

书 名: 张东荪传

著 者: 左玉河

责任编辑: 肖景华

责任校对: 刘文芳

装帧设计: 耀午书装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邮 编: 100727

E - mail: hqcbbs@publica.bj.cninfo.net

编 辑 部: 84049774

发 行 部: 64037154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70 千字 印 张: 20.25

版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51-1758-7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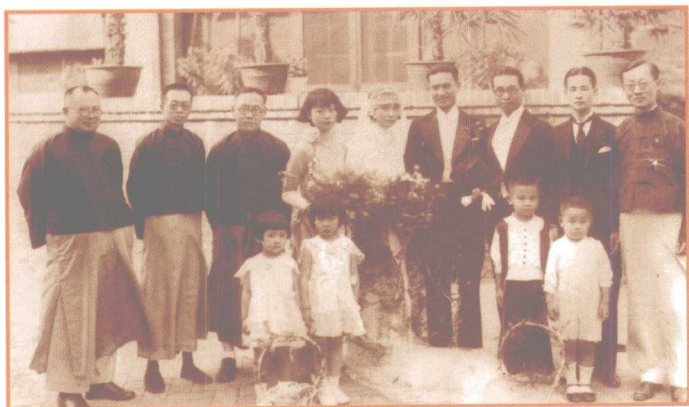
▲青年时代的张东荪(拍摄于五四时期)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张东荪于北大朗润园



▲晚年时代,张东荪在书房读书,拍摄于60年代初期,大城坊37号



▲上世纪 30 年代初，张东荪参加友人婚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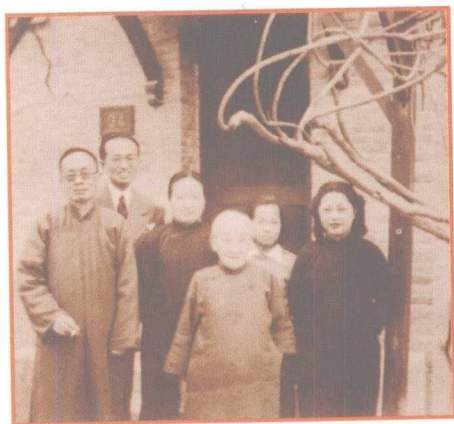
▲上世纪 30 年代初期，张东荪与友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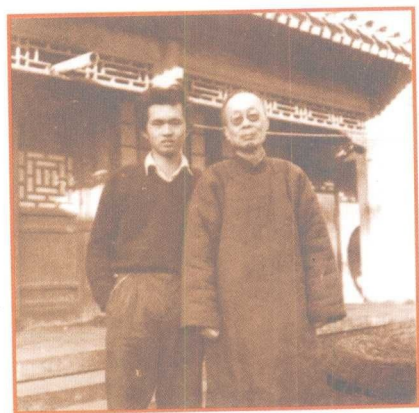
▲ 1949 年，张东荪与民盟新政协代表团于中南海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张东荪一家于成府大城坊37号合影



▲1949年，张东荪与家人在燕东园3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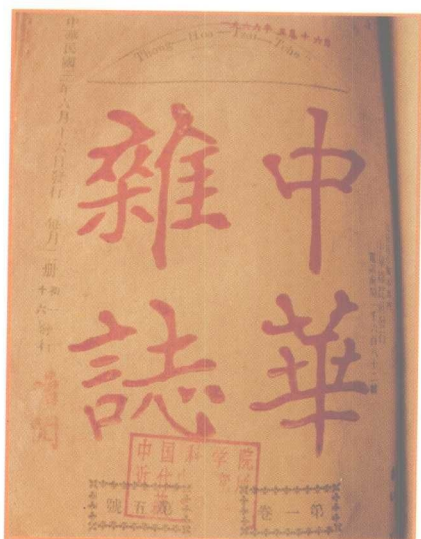
▲上世纪60年代初，张东荪与孙子张鹤慈于大城坊37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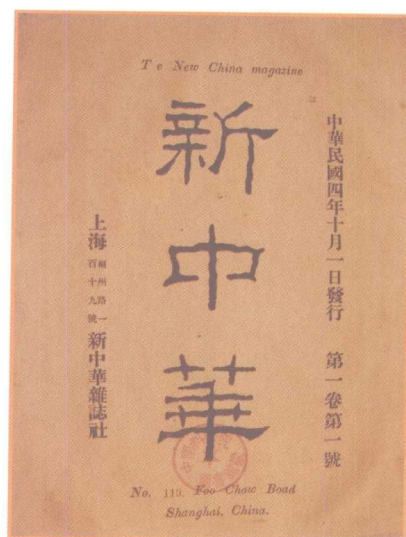
▲1950年代中期，张东荪及全家于北大朗润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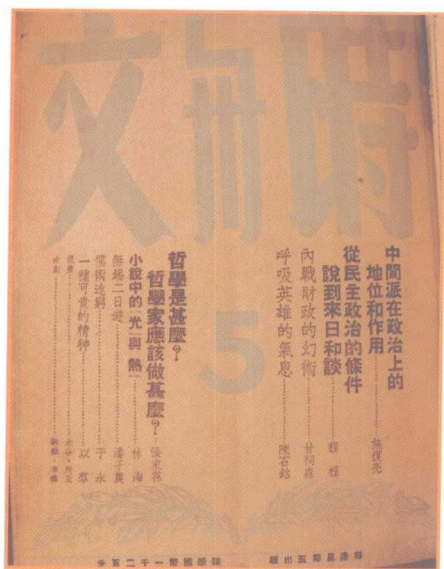
◀50年代中期，张东荪夫妇及子女于中关园153号



▲《中华杂志》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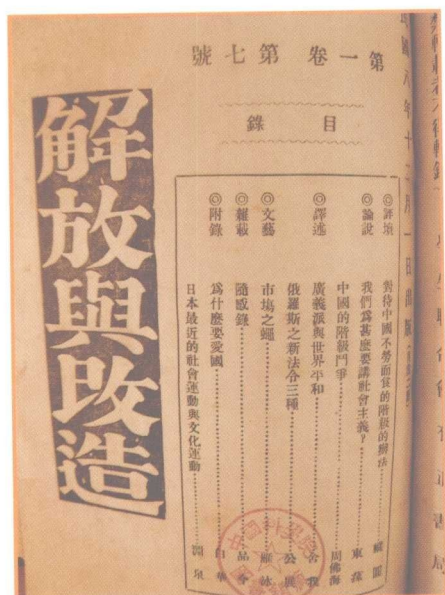
▲《新中华》杂志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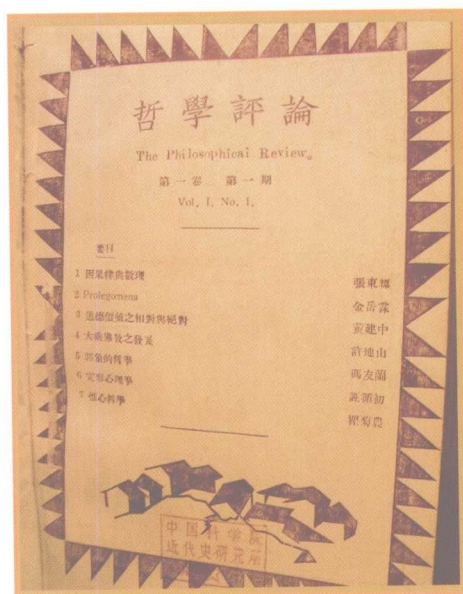
▲《时与文》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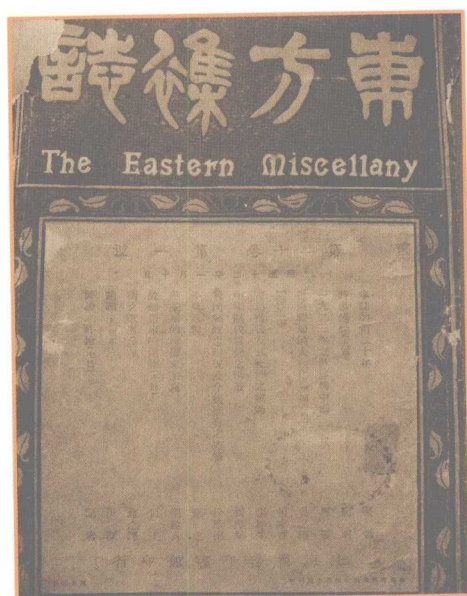
▲张东荪与谷钟秀创办的《正谊》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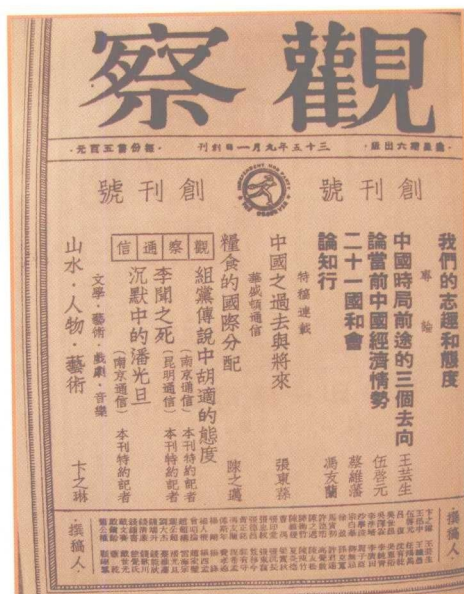
▲《解放与改造》创刊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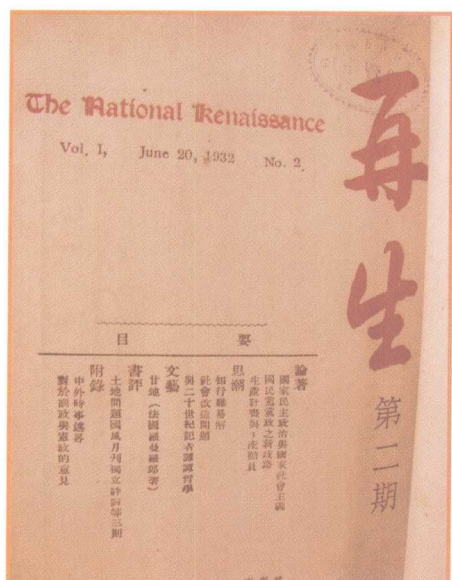
▲张东荪创办的《哲学评论》创刊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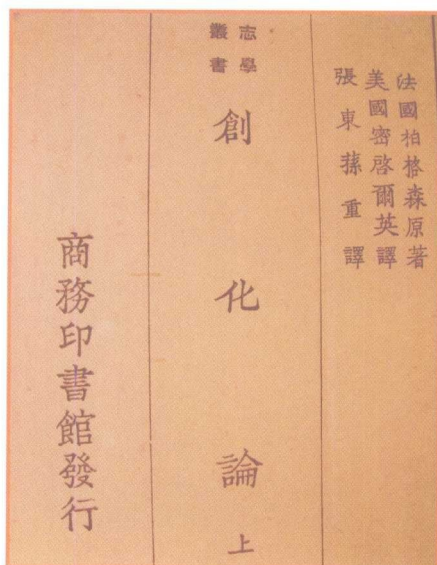
▲《东方杂志》封面



▲《观察》创刊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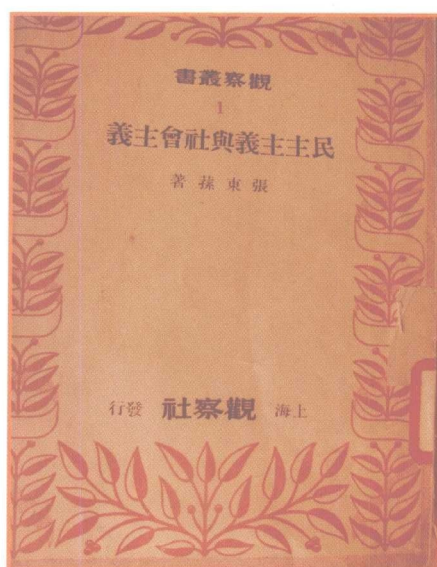
▲《再生》杂志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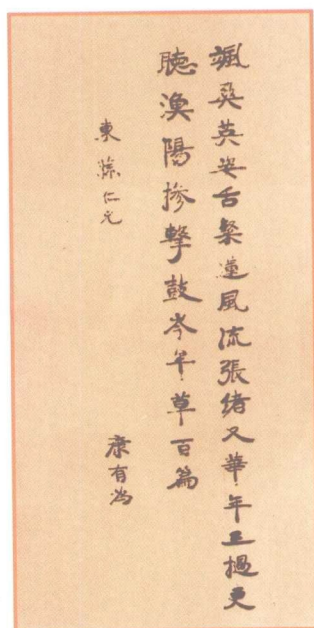
▲张东蓀译《创化论》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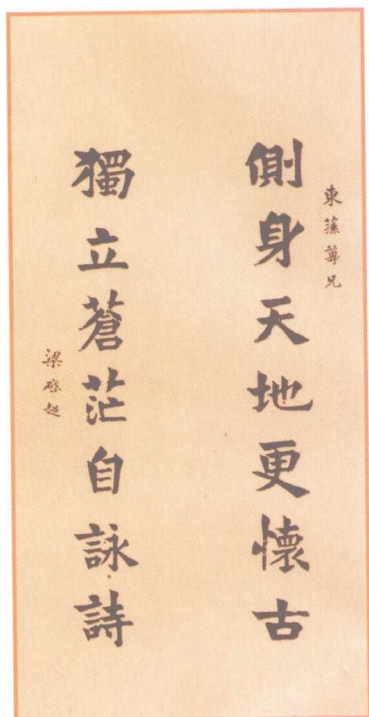
▲《思想与社会》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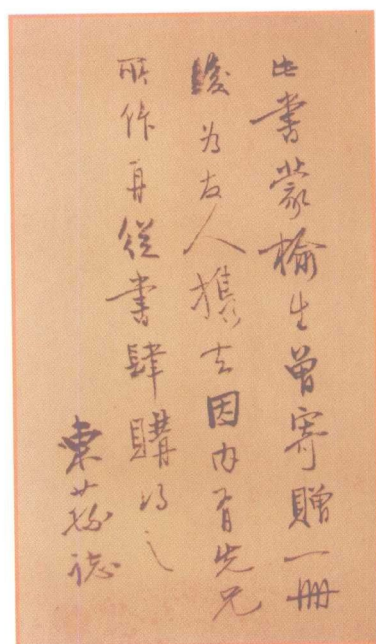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封面



▲康有为给张东荪题写的条幅



▲梁启超为张东荪题联



▲张东荪手迹

我們所要說的話

記者

中國這個民族到了今天，前途只有兩條路：一是真亡，一是真亡。
先就真亡來說，自清末以至現在，在表面上好像在那裏時時刻刻地掙扎着以抵抗這個衰亡的趨勢，但實際上抵抗的効力却遠不及工廠的力量。所以到了今天，從國民經濟上看，從國際地位上看，從政治綱紀上看，從民眾道德上看，都未見有高出于四五十年以前。我們固然知道一個大民族有他的悠久歷史，廣大地域，決不會一旦即被滅亡。但歷史上却不止這一個先例，就是無論你民族如何大，如果你長久不能統一，長久在內戰之中，你就會逐漸為外族所吸收。中國這幾年可說毫不例外，振作毫無希望，我們且把這三十年的歷史

春光慘澹舊京城桃李無言賦舌
鳴千百華：齊仰首九天雲咸見
先生以此煙塵撒不開滿街殘騎
向人埋有懷諸友多珍重清議全
朝在艸萊

東荪先生將返平京書賦贈三十八年二月鈞鑒

▲张东荪手迹

▲ 1932 年，张东荪起草的《我们所说的话》的手迹

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
一、引言
二、辩证法之总检讨
三、辩证法之总检讨
四、辩证法之总检讨
五、辩证法之总检讨
六、辩证法之总检讨
七、辩证法之总检讨
八、辩证法之总检讨
九、辩证法之总检讨
十、辩证法之总检讨
十一、辩证法之总检讨
十二、辩证法之总检讨
十三、辩证法之总检讨
十四、辩证法之总检讨
十五、辩证法之总检讨
十六、辩证法之总检讨
十七、辩证法之总检讨
十八、辩证法之总检讨
十九、辩证法之总检讨
二十、辩证法之总检讨
二十一、辩证法之总检讨
二十二、辩证法之总检讨
二十三、辩证法之总检讨
二十四、辩证法之总检讨
二十五、辩证法之总检讨
二十六、辩证法之总检讨
二十七、辩证法之总检讨
二十八、辩证法之总检讨
二十九、辩证法之总检讨
三十、辩证法之总检讨
三十一、辩证法之总检讨
三十二、辩证法之总检讨
三十三、辩证法之总检讨
三十四、辩证法之总检讨
三十五、辩证法之总检讨
三十六、辩证法之总检讨
三十七、辩证法之总检讨
三十八、辩证法之总检讨
三十九、辩证法之总检讨
四十、辩证法之总检讨
四十一、辩证法之总检讨
四十二、辩证法之总检讨
四十三、辩证法之总检讨
四十四、辩证法之总检讨
四十五、辩证法之总检讨
四十六、辩证法之总检讨
四十七、辩证法之总检讨
四十八、辩证法之总检讨
四十九、辩证法之总检讨
五十、辩证法之总检讨
五十一、辩证法之总检讨
五十二、辩证法之总检讨
五十三、辩证法之总检讨
五十四、辩证法之总检讨
五十五、辩证法之总检讨
五十六、辩证法之总检讨
五十七、辩证法之总检讨
五十八、辩证法之总检讨
五十九、辩证法之总检讨
六十、辩证法之总检讨
六十一、辩证法之总检讨
六十二、辩证法之总检讨
六十三、辩证法之总检讨
六十四、辩证法之总检讨
六十五、辩证法之总检讨
六十六、辩证法之总检讨
六十七、辩证法之总检讨
六十八、辩证法之总检讨
六十九、辩证法之总检讨
七十、辩证法之总检讨
七十一、辩证法之总检讨
七十二、辩证法之总检讨
七十三、辩证法之总检讨
七十四、辩证法之总检讨
七十五、辩证法之总检讨
七十六、辩证法之总检讨
七十七、辩证法之总检讨
七十八、辩证法之总检讨
七十九、辩证法之总检讨
八十、辩证法之总检讨
八十一、辩证法之总检讨
八十二、辩证法之总检讨
八十三、辩证法之总检讨
八十四、辩证法之总检讨
八十五、辩证法之总检讨
八十六、辩证法之总检讨
八十七、辩证法之总检讨
八十八、辩证法之总检讨
八十九、辩证法之总检讨
九十、辩证法之总检讨
九十一、辩证法之总检讨
九十二、辩证法之总检讨
九十三、辩证法之总检讨
九十四、辩证法之总检讨
九十五、辩证法之总检讨
九十六、辩证法之总检讨
九十七、辩证法之总检讨
九十八、辩证法之总检讨
九十九、辩证法之总检讨
一百、辩证法之总检讨

▲张东荪《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书稿

[illegible]

▲ 1952 年，张东荪的“检讨”手迹（未刊）

| 目录 |

001 一 幼年失怙研佛学， 留学东洋觅新知

“我从小即读中国旧书。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养成一种气质，总是以为清高最好。有时自以为倔强就是有气节。……但是又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心，只佩服心中真使我佩服的人，但不轻易佩服人。”

自幼所受的严格的儒家经典教育和深厚而持久的儒家道德思想熏陶，形成了张东荪最初的道德观和人格气质，并深深地影响着他后来的人生。中国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居安思危、不畏强权的气节等，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 ◎ 官宦世家，书香门第 / 2
- ◎ 偶读佛经，突生痴想 / 6
- ◎ 东渡日本，接受新知 / 9

015 二 动了救国念头， 从事研究政治

民国初年，张东荪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政论家。他创办《正谊》与《中华杂志》，主张内阁制和法治国论，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进行猛烈抨击，提出“贤人政治”……这些都在当时的思想界、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却并没有对现实政治产生应有效力。

1918年底，张东荪决定告别政治活动，开始致力于文化事业。

- ◎ 参加临时政府，评议民初政治 / 16
- ◎ 创办《正谊》与《中华杂志》，主张内阁制和法治国论 / 28
- ◎ 坚持立宪与共和立场，抨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 / 42
- ◎ 力主孙梁联合，提出贤人政治 / 48

055 三 决然舍弃政治， 致力文化运动

在致力于文化运动的时期里，张东荪先后主笔《时事新报》，创办《学灯》副刊和《解放与改造》杂志，组织共学社与讲学社。在五四时期，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在上海有两个重要的文化据点，一是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社，另一个是张东荪代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其中，中国公学培养毕业生数千人，或留学欧美，或服务社会，成绩堪称优秀。中国公学能培养如此多的毕业生，无疑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 ◎ 主笔《时事新报》，创办《学灯》副刊 / 56
- ◎ 发刊《解放与改造》，组织共学社与讲学社 / 63
- ◎ 主持中国公学，经营文化据点 / 68

077 四 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 引发社会主义论战

早在民国初年，张东荪便注意到社会主义问题，并在1920年4~5月间参加了陈独秀召集的关于建立共产党的秘密集会。然而，由于张东荪认为中国远远不具备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更没有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不赞同立即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随后，他退出了建党的筹备工作。张东荪等人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巨大分歧，在1920年下半年达到白热化，终于爆发了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社会主义论战”。当时，在马克思主义者方面，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都参加了激烈论争。

- ◎ 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参与筹备共产主义小组 / 78
- ◎ 内地旅游得“教训”，引发社会主义论战 / 84
- ◎ 采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 / 89
- ◎ 两派争论焦点之评判，社会主义阵营的分野 / 97

109 五 彻底输入西洋文明， 沟通与调和中西文化

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上，张东荪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他后来的“西洋文化大部分取得世界文化的地位”、“大部分上含有世界文化的要素”的观点，标志着近代中国人士对西方文化认识的飞跃。此后，张东荪又进一步发展出自己的结论——“沟通”和“调和”后的中国新文化，必定是以西方民主主义文化为主干、仅保留中国“做人方面适用孔孟之道”的文化。

- ◎ 参加五四文化论战，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 / 110
- ◎ 提倡“理智主义”，补救社会“畸形状态” / 116
- ◎ 增强主体的健全，恢复固有的文化 / 124
- ◎ 沟通中西文化，划定各自范围 / 128

133 六 尝试建构新哲学， 完善多元认识论

1917年，张东荪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文化运动方面后，十分注重介绍和研究西方哲学。不同文化的碰撞，在中国引发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张东荪初步阐发了自己的哲学见解，特别注重讨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他的哲学思想，是在介绍西方哲学基础上综合西方各派哲学形成的，有着鲜明的综合折中性，沿着康德的方向以认识论为其体系的起点，创立并完善了“多元认识论”。

- ◎ 参加“科玄论战”，阐明科学与哲学关系 / 134
- ◎ 从认识论入手，尝试建立“新哲学” / 140
- ◎ 修正康德认识论学说，创立并完善“多元认识论” / 147
- ◎ 介绍西方价值学说，提出“文化”的道德观 / 156

163 七 非难马克思主义哲学， 挑起唯物辩证法论战

在上世纪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在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此，张东荪是反感的。为了捍卫“纯粹哲学”，他发起了30年代著名的“唯物辩证法论战”，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猛烈批评。不过，这场论战主要限于哲学领域。应该说，张东荪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理解上的误区，但论战对其思想确实影响很大。此后，他开始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发生转变，并直接影响到其后期思想。

- ◎ 非难唯物论，攻击唯物史观 / 164
- ◎ 捍卫“纯粹哲学”，挑起唯物辩证法论战 / 169
- ◎ 批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 182

187 八 组织国家社会党， 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

早在五四时期，张东荪便一再声明脱离政治，基本抱一种“静观世变”的态度，但对于中国的政局，他仍时时关注。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背向于当时抗日、民主两大历史潮流，引起了张东荪极大的愤慨。他与人合作，于1933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重新关注起现实的政治。张东荪起草《我们要说的话》，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他积极主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坚决主张对日作战。

- ◎ 激于义愤，组织国家社会党 / 188
- ◎ 起草《我们所要说的话》，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 / 193
- ◎ 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抨击蒋介石独裁统治 / 205

215 九 积极参加抗战， 不屈日寇淫威

张东荪虽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但主要限于理论上的批评，与国民党的“剿共”有着根本不同。在30年代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面前，张东荪坚持民族大义，积极支持华北各界的抗日活动，并秘密与中共合作抗日。在1941年底，张东荪等一批燕京大学的教授被日本宪兵逮捕，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抱定“士可杀不可辱”信念的张东荪，不惧淫威，曾四次自杀而未遂，并与日本看守厮打。后获假释，在非常险恶的环境中，他仍与中共地下党保持稳定的联系。

- ◎ 最早响应《八一宣言》，秘密与中共合作抗日 / 216
- ◎ 不屈日寇淫威，重新与中共建立联系 / 224

229 十 旧政协的座上客， 中间路线的倡导者

抗战结束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张东荪坚决主张在和平的基础上实现民主，赞同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在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极尽手段拉拢张东荪，蒋介石及其要员分别宴请。然而，张东荪没有改变一贯坚持的对国民党的批评立场，拒绝参加国民大会，致力于调停国共两党冲突，并提出了带有明显折中色彩的“中间路线”。只是这一路线尽管在政治、思想和社会各方面影响广泛，却终究无法真正地付诸实施。

- ◎ 赞同建立联合政府，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 230
- ◎ 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努力调和国共冲突 / 236
- ◎ 折中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提出中间性的政治路线 / 246

257 十一 主张“新型民主”， 参与北平和谈

国共战争激战正酣，在1947年底至1948年初，思想界围绕中国出路的问题也展开激烈讨论。张东荪主张“新型民主”，赞同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并与中共保持联系。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张东荪等人在关键时刻出城代表傅作义与聂荣臻、林彪谈判，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下功劳，并在此后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但是，在讨论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时，张东荪与毛泽东却产生了巨大分歧。毛泽东认为必须实行面向苏联的“一边倒”政策，而张东荪则主张应走“中间路线”，这种分歧，实际上是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张东荪“新型民主”主张的冲突。

- ◎ 讨论“中国出路”问题，提出“新型民主”主张 / 258
- ◎ 继续与中共联系，参与北平和谈 / 269
- ◎ 筹备新政协会议，入选中央人民政府 / 276

281 十二 令人震惊的“叛国”案， 晚年的孤独与思索

新中国成立后，张东荪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然而，他的思想却逐步消极起来，认为国家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还很不民主和自由。虽然在内政方针上他与中共并没有很大矛盾，但他根本不赞同中共执行的“一边倒”外交方针，极力主张避免中美直接对抗。本着一贯坚持的“中间路线”思路，他企图冒险与美国方面联系，以改善和调解中美关系。然而，他找到的联系人却是一位美国特务，由此，引发了令人震惊的“叛国”案。1952年，张东荪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文革中，80多岁的张东荪被捕入狱，并于1973年因病逝世，终年88岁。

- ◎ 民盟中的“小集团”，令人震惊的“叛国”案 / 282
- ◎ 作诗寄托晚年愁，八十老翁再入狱 / 289

295 张东荪年谱简编

303 再版后记

一 幼年失怙研佛学， 留学东洋觅新知

“我从小即读中国旧书。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养成一种气质，总是以为清高最好。有时自以为倔强就是有气节。……但是又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心，只佩服心中真使我佩服的人，但不轻易佩服人。”

自幼所受的严格的儒家经典教育和深厚而持久的儒家道德思想熏陶，形成了张东荪最初的道德观和人格气质，并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人生。中国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居安思危、不畏强权的气节等，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官宦世家，书香门第]

[偶读佛经，突生痴想]

[东渡日本，接受新知]